

古今說部叢書

第八集
四

驂鸞錄

吳郡范成大撰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日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臚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宿震澤前福州教授聞人阜民伯卿賀州文學周震震亨皆來會余去年北征感腹疾於滑州且死復生今惟皮骨粗存比懷桂林之章再上疏丐外祠以老弗獲命乃襆被行則從故人李嘉言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聖俞舉震亨故今日遠來震亨舉業外尤精瑤瑒子林開諸書試評余五行則曰吾知之舊矣數語可決公欲遄歸以老抑未也今南去三千里安坐再葺末年冬中復西南行萬里亦葺乃歸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誨之賜耳其言詭異姑筆記之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

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方祈雪。蔬食而且張樂。

十九日。將遊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下山之高峰。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厚。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恠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劖。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礧。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遺。徙置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在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我家已不能。有委而棄之。灌莽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歎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

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歿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晉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邱悉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壞墮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嵌巖。巧怪萬狀。缺罅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旣無人居。亦漸荒廢。晉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晉川風水向背之要。

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

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

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據一邱壑。曩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亦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素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溪上。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口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纔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邨。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安溪。

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茗溪館。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於餘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懣。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餘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達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他

子况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於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二十八日。陸行發餘杭。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皆曰。君今過嶺。入厲土。何從數得安否。問此別是非常時比。或曰。君縱歸。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禦瘴藥否。其言悲鳴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輿遂行。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淒愴。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亦不能狀也。晚宿富陽縣廢寺中。即客館也。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汎。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

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石上。諸山縹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

來登。始予自紹興已卯歲。以新安戶曹。檄來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而宿西口。二日午至嚴州。泊定州館。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中有蕭灑軒。取吾家文正公蕭灑桐廬郡之句以名。浮橋之禁甚嚴。歛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滯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歛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城已抽解不貲。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微歛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而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漸江。乃賣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四日五日。皆泊嚴州。

六日。發嚴州。宿大羊。

七日。至婺州蘭溪縣。泊澄江館。此縣舊出名酒。漕司口其口。近年所釀。寢不及昔時。大抵甘滯不快。聲稱減矣。

八日。泊蘭溪。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跼灣病倦。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渡江不如陸。乃改陸行。取婺州路。晚至婺州。泊金華驛。

十日。泊婺州。

十一日。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宿湯嶺。一作

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邱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邨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緣領略。可歎也。

十三日。至衢州。自婺至衢。皆磚街。無復泥塗之憂。當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來。共發此路。

十四日。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守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

宴。是日。乃立春。曉旛夜蛾。同集尊前。眞良辰也。

十五日十六日。謁汪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復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敘官。至遽巡欲遜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舊與凌季文尙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麟臺後志。季文名景夏。十七日。將發衢州。暫遊郡圃。登超鑿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甚得登眺之勝。但恨小偏。與木相直。若右徙數丈。盡對諸山。乃佳。夜行。宿招賢市。

十八日。過常山縣。宿蔣連市。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

二十日。宿沙溪。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喬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復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

二十五日。過弋陽縣。宿漁浦。

二十六日。過貴溪縣。宿金沙渡。去縣數里。有桃花臺大壇石。色如桃花。旁入數里有龜山。遠望一山特起。與他小山接。如龜然。特起者其首也。大抵自上饒溪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童無草木。色赤似紫。或一石長數里不休。或有如盤如屏。如几。及臥牛蹲墓之狀者。不可勝計。石上平淨。可以攤曝麥禾。

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適方渡水。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

二十八日。至餘干縣。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亦占勝。同過思賢寺。清音堂下臨琵琶洲。一水灣環。循縣郭中。一洲前尖長。後圓闊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從昔爲勝處。晁無咎書其榜。前賢題詩滿梁壁。琵琶洲一名鼈洲。野人相傳。長沙嘗早。占云。餘干新漲一洲如鼈。遠食茲土。潭人信之。至遣人來鑿洲。今有斷缺處。又云。歲滂洲不沒。大甚。僮漫琵琶之項。後又謂浮洲餘干之

名見前漢書。縣有于越亭。

二十九日宿鄒公溪。

閏月一日宿鄒子口。鄒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件不可過。大雪泊舟龍王廟。

二日雪甚風橫。禱於龍神。午霽發船。鄒子宿范家池。湖中稱某家池者。取魚處也。隨一家占爲名。道中極荒寒。時有沙磧。蘆葦彌望。或報盜舟不遠。夜遣從卒。熟船傍葦叢。作勢以安衆。

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

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

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基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權酤又借以賣酒。佩玉鳴鑾之罷久矣。其下江面極闊。雲濤浩然。西山相去旣遠。遂不能一至。又登南昌樓。江月臺。郡圃。偈仄無可觀。江西帥前右正言龔實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以廳事後堂爲襟帶堂。余爲書其榜。戲爲議曰。襟者金也。不三年。府公其

腰黃乎。

六日遊東湖。謁孺子亭。又過其祠廟。轉至詠歸亭。東湖秀而野。旁多幽居。松桂蒙鬱。又過許眞君觀。觀鐵柱在東廡。一小枯池中。有柱出地上。高三尺許。其端如槎牙。如枯枿。怪石狀。不知其深幾何。相傳以爲許君鑿怪孽於下。且以鎮此方云。漕使前司業劉淳文潛之治所。園池亭宏麗。大甚帥府。然二使者乃共一圃。

七日將發南浦。終日雨。諸司來集。遂留行。夜分大雪作。燃炬照江中。舞蜺塞空。亦奇賞也。

八日泝清江。宿張家寨。

九日宿市汊。緣岸居人。煙火相望。有樂郊氣象。

十日宿上江。兩日來帶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終日不絕。林中竹籬瓦屋。不類村墟。疑皆得種橘之利。江陵千本。古比封君。此固不足怪也。

十一日過豐城縣。小巖寶氣亭。聞舊縣去北尙四十里。劔池鄉張雷廟前有小

池。云掘劍處。又嘗徙治其南名故縣。今三徙至此。沿江石堤甚牢。密如錢塘。不如是。卽頽蓄不可保聚。宿木湖灘。

十二日。風駛盡帆力。舟如飛。宿臨江軍。初議詣宜春出陸。至此則江道漸淺。大艘不可進。遂泊。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壓終夕。危坐以須其定。十三日。登富壽堂。城西有富壽岡。盤繞郡治。以此爲形勝。因以名堂。登清江臺。前眺江流。練練如橫。一帶閣草玉筍諸山。江外殘雪未盡。縈青繚白。遠目增明。十四日。將登陸。家屬已行。獨冒微雨遊薊林及盤園。薊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本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修篁。廳事及薊林堂。皆爲樾蔭所迨。森然以寒。宅旁入圃中。步步可觀。構臺最有思致。叢植大梅。中爲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致矣。企疎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櫺籬。位置甚佳。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不暇悉紀。沒後。諸子復葺牆後園池。拳芳諸池。亦不草草。大率無水。僅有一派入園。作小池及澗泉之類。所謂虎文者。亦不能詳攷。出薊林對門。又有荒園甚廣。

未及葺。中有古巖。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伯恭欲爲堂。亦不果。雨終日廉纖。假籃輿以板爲底。上起四柱。籃缺其前。以垂足於空虛。有雨雪。則以僧笠覆其上。兩夫荷之。盤園者。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去薌林里許。其始酒家。之後有古梅。盤結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醪醕下。子嚴以爲天下尤物。買得之時。薌林尙無恙。亦極歎賞。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迄今方能鳩工。梅後坡隴。响啣。子嚴悉進築焉。地廣過薌林。種植大盛。桂徑梅坡。極其繁廡。但亦乏水。當窪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暮。炬炳追及前。頓宿倒塔。鋪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焉。未能經營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題其壁曰。登臨之勝。甲於東南。余愧駭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尙乏此天趣。非甲而何。子上從旁贊之。余非敢以石湖夸。憶子充之言。併記於此。噫。使余有伯恭之力。子嚴之才。又得閒數年。則園湖眞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

十五日。過棲桐山。遊玉虛觀。擷仙茅作湯。舊記晉有王長史居此地。許旌陽旣

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葉與之曰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乃以其居爲觀入蕭史洞隱去以餘茅植山後道士間採得之極芳辛以煮湯飲尤郁烈徙植他所無復香味與凡茅等余親驗之疑自是一種香草也觀中有飛茅殿仙茅碑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爲修觀碑大中祥符中再修以純綠塗飾至今色可摘也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夢與君談養生有石刻志之宿萬安驛

十六日宿新喻縣。

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

十八日至袁州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欲講交承禮爲留三日泊報恩光孝寺。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棟宇之盛與祠山張王廟相埒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醜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於此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尙存文稱寶

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邨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二王靈蹟。有感化錄一篇。著之甚詳。此畧之。桂林迓吏。自言梧州亦有此廟。問何以然。則曰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鎮。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廣西岌岌。張過遠禱於二王。如廣西不被兵。當於桂林爲神立行廟云。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建寺之。祖仰山師者。事具傳燈錄中。號小釋迦。始入山求地。一獼前引。今有獼經橋。至谷中。卽二龍所居。化爲白衣遜其地焉。大仰之名。遂聞天下。二龍故蹟。有大池。上有顏淵亭。別有一泓。名叔季泉。酌以淪茗。自小釋迦塔後。方竹滿山。取以爲杖。爲世所珍。登寺樓。以望四山。各有佳峰。每峰如一蓮華之葉。如是數十峰。周遭繞寺。山中目其形勝。爲蓮華盆。晚出山。復入袁州。二十四日。發袁州。宿宜風市。二十五日。宿七里鋪。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泥淖。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寘塊石。皆剗面堅滑。輿夫行泥中。則漿深泊沒。行石上。則不可著腳。跬步

艱棘。不勝其勞。

二十六日。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咽痛。徑程以求醫。

二十九日。發萍鄉。宿裏田驛。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數日行江西道中。林薄。巖塞。蹊徑欹側。比登一小嶺。忽出山。豁然彌望。平蕪蒼然。別是一口出陸。蓋已是湖南界矣。縣前淥水橋下。小江本名瀟水。比年新作橋。改今名。江色黛綠可愛。流而川於瀟湘。驛屋最雄勝。冠江湖間。縣出方響鐵。工家比屋。琅然。其法以歲久鑄鐵爲勝。常以善價買之。甚破碎者亦入用。

二月一日。宿山陽驛。夾道皆松木。甚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西則柏亦峭直。葉如瓔珞。二物與吳中迥不同。吳中松多虬幹。柏則怪闕。

二日。宿儲洲市。又當捨輿。泝江。此地旣爲舟車更易之衝。客旅之所盤泊。故交

易甚夥。敵壯縣。

三日始汎湘江。自此至六日。早暮行。倦則少休。不復問地名。湘江岸小山坡陀。其來無窮。亦不間斷。又皆土山。略無峰巒秀麗之意。但荒涼相屬耳。七日宿衡山縣。西望嶽山。岩巖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

八日入南嶽半道憩食。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皆市區。江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汗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結約於此。官置巡檢司焉。

九日上謁南嶽廟。四阿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燒後廊。壁本不圯。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帥司亟遣衆工模搨。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筆法。然位置意象。十存七八。自宴樂優戲。琴弈圖書。弋釣紉織。下至搗練。

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良王運思苦心。有如此者。朶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篝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鑄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入前廊。及中門所畫文武官班旌旗戈甲之屬。則常筆也。衡嶽寺在門西集賢峰下。有善果尊者。鐵錫存焉。孟氏有蜀。特來施此寺藏經。其簾裘。則蜀人戶部侍郎歐陽彬所施。織文妙絕。勝業寺在廟前。登御書閣。以望嶽。晚晴。衆山雲盡捲。石廩紫蓋。齟齬諸峰畢見。惟祝融在雲氣中。嶽廟正直紫蓋峰下一小山。曰赤帝峰。南臺寺在瑞應峰上。登山之最近者。勝業寺有隋柏盤踞於地。幾一畝。甚怪奇。柳子厚般舟和尚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還。十日行舟數里。卽再見南嶽峰。峒敦可尊而仰。帶江別有小山一重。山民幽居。點綴口上。桃李花方發。望之如臨臯道中。盧全詩湘江兩岸花木深。至此方有句中意。

十一日。早暮行湘中。

十二日。至衡州。

十三日。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治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林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王。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礎緣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立。

十五日。捨舟從陸。登回雁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尙有雁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小憇花藥寺。又行二十里宿。

十六日。十七日。行衡永間。路中皆小邱阜。道徑粗惡。非堅撥卽亂石坳處。又泥

淖雖好晴旬餘猶未乾。跬步防躓。吏卒呻吟相聞。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漿家皆不設圍溷。行客苦之。自吳至桂三千里。除水行外餘舟車所通。皆夷坦無大山。惟此有黃巖嶺極高峻。回複半日方度。與括之馮公歛之五嶺相若。宿大營。

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始有夷途。役夫至相賀。新出一種板。巖疊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爲山水雲氣之屏。市買甚多。

十九日發祁陽里。渡浯溪。浯溪者。進山石礪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上有浯溪橋。臨江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碑旁巖石皆唐以來名士題名。無間隙。外有小邱曰嶧臺。小亭曰磨亭。與溪而三。是爲三吾。皆元子之撰也。別有一臺。祠次山與顏魯公。橋上僧舍。卽漫郎宅。黃魯直書其榜曰浯溪禪寺。又書法堂字。皆崎側不用工。又有陶定書中宮寺榜。寺既不葺。諸榜皆委棄壁下。竊計次山卜隱時。偶見江濱有此叢石。流泉帶之。遂定居。景物不出數畝。湘流至崖下。尤

沈碧助成勝致焉。打碑賣者一民家。自言爲次山後擅其利。過涪溪皆荒山。岡
阪複重。宿東青驛。始余讀中興頌。又聞諸搢紳先生之論。以爲元子之文。有春
秋法。謂如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盛德大業。必見於
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則不及盛德。又如二聖重歡之語。
皆微詞見意。夫元子之文。固不爲無微意矣。而後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
明呈露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又云。臣結春陵二
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臣忠痛至骨。後來但賞瓊琚詞。魯直旣倡此論。繼
作者靡然從之。不復問歌頌中興。但以詆罵肅宗爲談柄。至張安國極矣。曰。樓
前下馬作奇崇。中興之功不當罪。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旁人遽暴其君之罪。
於禮安乎。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別無他意。非若風雅
之有變也。商周魯三詩。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筆削之法。寓之聲詩。婉詞含譏。
蓋之而章。使真有意邪。固已非是。諸公譟其旁。又如此。則中興之碑。乃一罪案。
何頌之有。觀魯直二三策。與痛至骨之語。則誠謂元子有譏焉。余以爲是非善

十一
惡自有史冊歌頌之體。不當含譏。譬如上壽父母之前。捧觴善頌而已。若父母有闕遺。非奉觴時可及。磨崖頌大業。豈非奉觴時邪。元子既不能無誤。而諸人又從旁詆訶之。不怨何異。執兵以詬人之父母於其子孫爲壽之時者乎。烏得爲事體之正。余不佞。題五十六字於溪上。如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綱。與夫頌詩形容之本旨。亦不暇爲元子及諸詞人地也。詩既出。零陵人。大以爲妄。謂余不合點破渠鄉曲古蹟。有閩人施一靈者。通判州事。助之譟。獨教授王阮南卿是余言。則併指南卿以爲黨云。

二十日。行羣山間。時有青石如雕鏤者。叢臥道旁。蓋入零陵界焉。晚宿永州。泊光華館。郡治在山坡上。山骨多奇石。登新堂及萬石亭。皆柳子厚之舊。新堂之後。羣石滿地。或臥或立。沼水浸碧荷。亂生石間。萬石堂在高陂。乃無一石。恐非其故處。然前望衆山。回合如海。登覽甚富。子城腳有蒼石崖。圍一小亭。又有瀟湘樓。下臨瀟水。不葺。

二十二日。渡瀟水。卽至愚溪。亦一澗泉。瀉出江中。官路循溪而上。碧流淙潑。石

灘淺澀。不可杭。春漲時。或可。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必是汎一葉舟耳。溪上愚亭。以祠子厚。路旁有潭。鈇鋤潭。鉞熨斗也。潭狀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澗之類。詢之。皆蕪沒篁竹中。無能的知其處者。

二十三日。行山間。宿深溪。桂之門。接牙隊。例至於此。

二十四日。宿全州。泊口湘館。

二十五日。入湘山寺。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之像。號稱真身。有所著書十餘卷。土人奉之惟謹。亦多靈響之說。出山遵湘水崖壁。行石磴上。清流如箭。境清而麗。佳處名磬石山。有泉自洞罅中噴出。當道。名玉髓泉。

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子舉頭驚咤。以爲何爲至此也。然自湖南盡處。赤土小山。綿延無已。至湘山雖佳。然邨落蹊隧。猶嫌口狹少夷坦。甫入桂林界。平野豁開。兩旁各數里。石峯森峭。羅列左右。如排衙。引而南。同行皆動心駭目。相與指示夸歎。又謂來遊之晚。夾道高楓古柳。道塗大達。如安肅故疆。及燕山外城都會所有。自不凡也。泊大通驛。道上時見鮮

血之點。凝漬可惡。意謂割羊豕者。昇過所滴。然亦怪何其多也。忽悟此必食檜榔者所唾。徐究之。果然。

二十七日。眎經略安撫使印。自此趨府。二十七里至興安縣。十七里入嚴關。兩山之間。僅容車馬。所以限嶺南北。相傳過關卽少雪。有瘴。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戍。疑此地是。

二十八日至滑石鋪。嶺中有龍思泉。又曰碧玉泉。小亭對之。張安國題詩曰。煩君淨洗南來眼。從此山川勝北州。卽知桂林巖壑必稱所聞矣。二十二里至靈川縣。秦史祿所穿靈渠在焉。縣以此名。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未至八桂。二三里間。有小坡橫道。高丈餘。上有石碑。曰桂嶺。其實非也。桂嶺聞在賀州。名始安嶺。彼州又有桂嶺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荊州。比自中原來南者。久不行賀州嶺路。但取道於此。故事帥守監司過嶺。卽有任子恩。纔越此坡。小卽沾賞。前帥呂源者。立碑坡下。數年盡賸賞典。而碑猶存。泊八桂堂。十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接桂林自唐以

來山川以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乃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
甘之語。末句乃曰。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蓋歆豔之如此。故余行紀以驂鸞
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驂鸞錄終

續騷鸞錄序

昔韓退之以詩送嚴大夫之桂州。而有騷鸞之喻。豈非以桂林山水甲天下。遙羨名勝。望若登仙。與然嚴大夫者。集中不詳其人。或以爲嚴謨也。其事跡不多見。而文章之名闕焉。惜乎。良之徒羨其地而未遇其人也。後數百年。乃有石湖居士。自中書省出知靜江。取詩語以名其所著書。而退之之作。乃不虛。詩船先生。生石湖之鄉。慕石湖之爲人。平生宦跡。亦略相似。其襟識淵遠。風神夷曠。翰墨所被。若元鶴翀霄。軒軒霞舉。見者輒目爲神仙中人。一旦踐前賢之履跡。高山流水。同其忻賞。繼其遺音。此續錄一編。可以爲石湖幸同調之不孤。而退之登仙之慕。益相遇於無窮也。斯實藝林之勝事。豈徒爲嶺海之談資已哉。尋以予相知之雅。手彙甫竟。先寄汴中。憶自小石林送別時。自夏徂秋。逾半載矣。三復之餘。覺湘波平遠中。伊人宛在。不禁神往。若聞拏音者久之。遂蘸筆而濡其首簡。道光甲辰冬十月。嘉禾錢儀吉在大梁書院序。

自序

昔范文穆由紫薇垣出帥廣右。取退之驂鸞仙去詩語。綜其所歷曰驂鸞錄。蓋自吳之浙之豫章之楚南所作也。余自中州之襄陽之江夏。溯洞庭航瀟湘而至粵西。與文穆取道不同。風景亦異。舟車之暇。拾所見聞。筆之于牘曰續驂鸞錄。合而刻之。竊歎古今人筆述迥不相及。余之續貂。非曰希蹤古人。亦欲使後之宦遊者。一展卷而南北兩途。歷歷如在目前耳。按明岳和聲著後驂鸞錄。全州志采其語。似此書已梓。惜未之見。至文穆在桂林。曾建驂鸞亭龍隱巖。左余訪之。不知其處。流風餘韻。于山光嵐翠間。爲之神往。剞劂既竣。遂識緣起于簡端。

道光二十五年春二月既望華亭張祥河

續驂鸞錄

華亭張祥河撰

道光甲辰。上元。祥河在中州臬使任。奉命承宣粵西。二月入。覲回。太夫人憚於遠涉。且念切思鄉。乃遣眷屬侍奉。於三月二十六日。自汴起程。祥河親導安輿。送至蘭儀。拜辭回省。旋於四月一日起程赴粵。同里顏朗如中表。陸素盦偕行。時中牟河決。尙未合龍。仍取道河北。行四十五里。至董家隄宿。送者別去。二日。欲迂道七十里。重游百泉。不果。行四十里。延津縣早食。七十里。新鄉縣宿。三日。行六十里。至獲嘉縣之亢州驛宿。

四日。行二十五里。之滎澤縣之王祿集。大風不能渡河宿。

五日。行二十五里。至河口。風愈大。竟日斷渡。回車宿烟店墟。

六日。辰刻渡河。行二十里。至滎澤縣。縣城居北邙山之首。綿亘數百里。直接嵩之山麓。開封滎澤以下無隄。工借山以障黃流。

七日。行四十里。至鄭州城。南有唐宰相裴晉公墓。途遇新除豫臬王素園。自楚

來旅次劇談。四十里至郭店驛宿。余鄉有橫雲山以陸雲得名。國朝王家距山稍遠。故榜所居曰望雲山。莊每思營菟裘於此。宦遊碌碌。此願未償。是日得揚吉夫書。知已代葺數楹。山水方滋。尊鱸可念。賦時紀之。他年歸省。邀朋舊。尊酒先酬。汝士楊喜其實獲我心也。

八日行四十五里至新鄭縣。早食東門。有宋太師歐陽文忠公墓。南關一溪。即洧水發源處。溪中小艇。來往如鳧鷖。行館紅藥翻階。欣賞久之。六十里至長葛縣之石碣驛。宿。有土城二。中隔一橋。南屬許州。

九日行五十里。穎橋早食。跨橋穎水。即鄭之穎谷。與潁水洧水合。匯為東西二湖。有穎考叔祠。蘇子由晚年乞居許。號穎濱遺老。溶溶野渡。一望無奇。地以人重。信然。四十里至襄城。周襄王出居於此。因名。南關宿城。濠源出汝水。西北一山。黃帝採銅之首山也。東門有吳季子挂劍處。漢司隸校尉李膺墓。

十日行六十里。渡汝水。過汝墳橋。至葉縣早食。道旁有軒轅問道。子路問津。沮溺耦耕。王喬飛鳥諸碑。喬墓在東門外。有山曰臥羊。以形似得名。覓黃山谷雙鳧館。石刻不可得。南即古昆陽城。三十里至舊縣宿。即葉公舊治。山行犖确。叱

馭爲難。

十一日。行三十里。至保安驛。入裕州境。二十里。獨樹鎮。十里。扳倒井。早食。俗傳漢光武戰昆陽時。軍行無水。扳道旁石。有泉湧出。遂破王尋。後人建廟於此。壁繪雲臺二十八將。廟旁有小圃。花木楚楚似江南。終日軟紅撲面。至此眼界爲之一清。三十里裕州宿。楚方城也。金始置州。

十二日。行三十里。渡南趙河。水淺可揭。三十里博望驛。早食。驛爲張騫所封地。有漢廷尉張釋之墓。

十三日。行三十里。襄河店。早食。距南陽府八里。爲武鄉侯躬耕處。六十里臨水驛。俗呼瓦店。岡阜高峻。下臨白水。水以光武得名。

十四日。過光武故里。行六十里。新野縣。早食。縣在唐爲義陽。三十里渡北河。至新店鋪。宿。竟日沿隄而行。

十五日。行四十里。至河北呂堰驛。屬襄陽府。馬煩車殆。泥淖難行。

十六日。一路皆岡陵。泥沒車箱。行程迂滯。行三十里渡河。三十里至樊城。已申

刻矣。住行館對江卽襄陽。周仲山甫所封地。水陸要衝。商賈雲集。
十七日。樊城。

十八日。登舟。陸行半月。鱗鱗蕭蕭。輪踈聒耳。頗以爲苦。一旦篷窗乍啓。風景頓
殊。五斗俗塵。不撲自去。一路楚山漢水。供我臥遊。欸乃聲中。清夢甚愜。

十九日。卯刻開船。泛漢江。順流東下。漢水源出嶓冢。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
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詩云。楚江清若空。卽謂此也。經鄖縣均州光化至
襄陽。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至大別山。南入於江。今名漢口。所經州縣。皆地居
高阜。江水不能引以灌田。間有衝溢之患。荆門州尤甚。石尤打頭。泊沙渚。

二十日。行十餘里。泊風捲江沙。如人立。習聞襄郡有拋沙之警。舟行者有戒心。
二十一日。東津灣早發。過鹿門灘。湍流漱石。萬竅玲瓏。天然可愛。食縮項鮪。鮮
美甲于他郡。昔陸放翁過鄂渚市。縮項鱸重十觔。津津道之。與余同嗜焉。行九
十五里。泊宜城縣界。飲竹葉清甚佳。按酒譜。宜城在襄陽郡。酒名最古。張茂先
詩。宜城九醞醑。杜康宜城人。鬻此者。其有遺風歟。

二十二日泊蔣家莊鍾祥縣境距城七里。

二十三日行百三十五里泊舊口。

二十四日泊秦家廠潛江縣境。

二十五日風雨逆行四十五里泊潛江口。

二十六日辰刻過岳家口。荆襄一大鎮也。天門縣境行百五十里。泊仙桃鎮。沔陽州界。江干競渡。遊人如蟻。寄中州諸君詩。余每惜中州無山。今則青簾白舫。容與山水間。致足樂也。故有句云。愛煞烟波作奇想。要分一段與中州。是日江水陡長五尺餘。

二十七日過漢川縣滾石灘。泊蔡店驛。黃陂縣境。水甚急。風利。泊行三百二十五里。

二十八日行六十里。泊漢口。武昌上蔽滇黔蜀粵。下達河洛江淮兩岸。山川鬱盤。人烟殷盛。水次帆檣林立。人語鴉雀。浩浩一聲。爲三楚一大都會。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許。乃江漢會流處。山若巨鼇浮水上。故又名龜山。禹貢所謂

內方至於大別是也。晴川閣方亭踞山之前後。各極其勝。人事錯錯。不及一遊。哺餐食鱗魚。甚美。

二十九日。午刻。冒雨渡江。泊武昌文昌門外之鮎魚套。枉渚迴汀。可避風雨。商舶多集於此。

三十日。入城訪友。過臬署。濃翠亭在獨秀峰下。吳荷屋前輩有詩刻石。陳叙齋廉訪屬題一詩。刻於其右。夜飯趙竹泉中丞署中。相別已二十年。話舊多感。

五月一日。登黃鶴樓。同集者朱恕齋方伯。陳叙齋廉訪。程霽亭查瑤圃兩觀察。及余而五。飛樓縹緲。俯瞰大江。遠近諸山。收之眉睫。其間孫吳舊壘。羊杜遺祠。樓頭崔灑之詩。洲上禰衡之墓。流風遺韻。悉數難終。余將驂桂海之鸞。不暇問仙人之鶴。賦七律二首。略記鴻泥。知山靈騰笑也。坐間羽士鼓琴。爲梅花三弄。江城五月。情景宛然。

二日辰刻。解纜上水三十里。泊沌口。沌音篆。水名。在江夏。水經注。沔水又逕沌水口。南通沔陽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范石湖吳船錄。沌者江

旁支流如海之泮。陸放翁入蜀記云。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八日早次江陵之建甯鎮。蓋沌口也。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界。以其地與日考之。江夏爲入沌之始。建甯爲出沌之始。是一路均可謂之沌水矣。

三日。行三十里。至沙麓。黑雲如髻。雨勢欲來。恐有暴風。泊沙渚。

四日。行五十里。下簾洲。七十里。泊小峽口。

五日。行三十里。嘉魚縣。卽赤壁鏖兵處。依山爲城。江流繞之。觀競渡。舟子轟飲歡呼。自得其樂。三十里。泊瀧口。

六日。行十五里。陸家口。十五里。石頭關。三十里。泊新隄。驛黃州境。江岸多赤土。小山。蘇文忠赤壁賦。或卽其處。是日神鴉集于檣。少陵詩所謂迎權舞神鴉也。長年額手稱慶。

七日。揚帆行百四十里。過城陵磯。乃江湖合流處。舟行頗險。泊岳州城外。望岳陽樓。井幹翼然。高出雲表。登樓憑眺。則烟雨空濛。水天一色。此樓名作如林。余謂孟襄陽氣蒸雲夢。波撼岳陽。二語能言其大處。按岳陽樓旣成。竇僚請大合

樂落之。滕子京曰。有何落成。直須憑闌大哭一番乃快。蓋子京增謬籍兵慰死
 犒生。邊陲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故有此慨。范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或亦有為而言。寓相規之意。屏間刻乾隆八年先文敏手書岳陽樓記。距今已
 百年矣。先人遺墨。非宜游過此不得見。誠為厚幸。洞庭湖志稱我朝書法。以
 張文敏為第一。而文敏書法。又以岳陽樓記為第一。今之鈎石而刻者。正復不
 少。不使岳陽四絕專美于前云。宋慶歷間滕子京政績范文正公
 以搨本見遺。拜而受之。不啻魏徵之笏。范喬之硯也。蘇子美書石邵隸篆額為四絕
師弟淵源之雅里居時相過從嘉慶壬戌余初補弟子員司寇大夫有
謂余云昔從滇南歸道出岳州搨得文敏岳陽樓記二紙今以一贈
子為賀搨本極完善藏于家今巴
令所贈雖不及前搨然亦難得矣

八日辰刻渡湖。一帆風正。水波不興。放乎中流。杳無涯涘。第見汪洋恣肆。天地
 混茫。氣象萬千。驚心駭目。洵五湖之雄長。九江之總匯也。諸峰離立湖上。山色
 在有無之中。惟君山一角修眉。歷歷可辨。一路水聲汨汨如琴筑。其軒轅之樂
 歟。抑湘靈之瑟歟。泊虞帝廟。連日舟中以湖水試君山茶。與水一色。足潤詩腸。

直省郡縣志有所謂八景者雖彈丸最爾亦必標題名目歌詠而圖
繪之附會支吾了無意義惟湖南通志所載瀟湘八景大有不同蓋
瀟湘本海內名區有斯景始有斯題與西湖十景一例而八景又創
自米顛其詞其序清越可誦使閱者不覺其爲濫此則雅與俗之分
也

湘水北過長沙湘陰巴陵與沅水會於洞庭爲沅湘。

九日行三十里至湘陰縣。湘流繞城。東西兩浮圖高矗雲際。山勢左右環繞。紫
白繚青爲湘江最勝處。泊形關驛。

十日行九十里至長沙。泊嶽麓山下。

十一日辰刻。翦江過長沙。泊南門外。江水大漲。奔流如馬逸。西門民居俱被水。
聞鄉村尤甚。

十二日泊長沙。

十三日李雙圃師約同賀蔗農侍御陳瑤農水部唐育庵太守祖餞于嶽麓山。
因雨不果。遂飯於萬荔門方伯署中。夜談至更餘。

十四日卯刻解纜。下流水急。篙繹難施。行里許泊。

十五日晴阻風悶甚。拉朗如素盦乘裹篷船名同遊嶽麓。江心洲渚皆沒。舟從木

末行移時始達山麓。泊渡口。昔朱子主講嶽麓。張南軒主講城南。一衣帶水。時相過從。所謂朱張渡是也。渡距嶽麓里許。乘筍輿往。遙見東西皆山相環抱。中有腴田數十頃。絕少居人。境頗幽邃。過嶽麓書院。有朱子手植樟。謁三閭大夫祠。賈太傅祔焉。觀大禹治水碑。岫巉摹本也。觀李北海嶽麓碑。北海書以雲麾爲最。此碑亦可寶。一路喬木林立。楓樹尤多。接葉交柯。不見日影。古苔不掃。冷翠欲流。一重一掩。迴非恒徑。有瀑布建瓴而下。詢之輿丁。白鶴泉也。泉自發源處下青楓峽。飛流濺沫。迤邐以達於江。雨後聲尤壯。一水自鳴。衆山皆響。喧極彌靜。此心與之不波。拾級以登。至嶽麓寺。門前有六朝松二。甚奇古。小倦思憩。山僧導余至方丈。烹白鶴泉。佐以蒼筍筍。別有風味。飲罷憑眺。其巋然特出者。爲拜嶽石。一名飛來石。俯視湘江如匹練。長沙雉堞。隱隱在烟水間。夕陽西下。欲遊道林寺。以道遠不果。循舊徑而歸。舍輿登舟。鼓櫂中流。而明月已升林杪矣。

十六日守風。寄中州諸君書。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以上俱泊長沙。作論楚詩十二首。為趙竹泉陸春帆兩中丞作畫。並

書近詩。

二十五日。改由陸。行三十里。大路鋪。二十里。暮雲市。早食。長沙縣屬。十里。昭關

灣。湘潭縣屬。潦水縱橫。肩輿不勝勞頓。

二十六日。行二十里。飛羊塘。三十里。茶園鋪。早食。四十里。黃茅驛。宿。

二十七日。行二十里。西坪。三十里。柘塘。衡山縣屬。早食。十里。石橋。二十里。衡山

縣。

二十八日登南嶽。辰刻行十里獅子橋。二十里抵山麓。巒岫盤紆。殿庭駁駢。齋心被慮。展謁嶽祠。時久雨初晴。風日清淑。七十二峰。若近若遠。縹渺皆在雲際。其間巖洞溪澗。竹樹泉石。參互交錯。殆難指名。晉桓元所謂窮日所經。莫非奇趣者也。惟嶽地居翼軫。宿應璣衡。宜與四嶽同尊。三公並列。雄長南服。永享明禋。最高者爲祝融。而紫蓋天柱石廩芙蓉雲密五峰次之。一說祝融卽五峰之一。一說五峰增祝融爲六。或數芙蓉而不數雲密。或數雲密而不數芙蓉。又或兼數芙蓉雲密。未知孰是。是役也。非阻水則不陸行。不迂途亦不過衡嶽。今以半日之間。踐靈山之約。遂使萬重雲海。盪我心胸。不必附葛攀蘿。而真面目已見一斑。亦云幸矣。憶昔典試七閩。曾覽仙霞之勝。而廣宵之醫無閭。亦於屣從陪京時於屬車豹尾間。一縱游目。旣而并之恒齊之岱。豫之嵩。遊履各一至。宇內五嶽。至此而遊其四。惟西嶽未到。所謂耳聽天語。兒視諸峰者。華山題石刻語不知其氣象當更何如。存之後約而已。是日在寺飯。伊蒲行四十里九渡鋪宿。

得七古一首

二十九日行二十里樟木市。三十重衡州府。湘水至此。會蒸水爲蒸湘。七十二峰到此始盡。初見白蓮。合江亭在石鼓山。唐刺史齊映建。韓文公合江亭詩。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渺空闊。綠淨不可唾。後人建閣。因題額曰綠淨。阮芸臺相國書楹聯云。此真綠淨睡不可。我實才薄歌奈何。鸞栝韓詩。頗得雅趣。六月一日行二十里長塘灣。三十里排山。早食。彤彤徂暑。遂宿于此。

二日行二十里洪橋。三十里大營鋪。早食。旁爲營盤嶺。有岳忠武廟。土人指點忠武題壁處。按忠武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曹成。詩成。蘇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成聞忠武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後忠武

以八千人敗曹成兵十餘萬。平日所言在謀不在勇者。至此益信。祁陽縣志。忠武破曹成後。駐兵于此。因題石壁。惓惓以復中原還二帝爲念。想見睡手燕雲。一腔忠憤。恢復之志。耿耿不忘。按忠武破曹成碑在灌陽縣。十里熊巖嶺。有望熊亭。十里大橋灣。十里楓林鋪。十里祁陽縣。宿途中。讀浯溪中興碑。題四絕句于後。昔范

石湖謂漫叟中興碑失頌揚體賦詩五十六字正之零陵之人以為妄獨教授

王南卿是其說並指南卿以為黨云文人掉筆各有所見不必強同必執一說

以爭之不亦慎乎余詩則羌無故實並無軒輊于其間或免于訾議乎漫郎文

輝魯公大書神采飛一從山谷翻新句石墨香中有是非涪溪寄跡

翦榛燕大業河山入畫圖咫尺祁陽交臂過未將鏡石照今吾溪上

亭臺篆刻皆季康令問兩書佳當時失了袁滋本涪叟披尋已斷厓

州道未釋銅符兩載憂凋區賦稅要徵求少陵心折春陵句安得人皆元

三日行二十里長林鋪十里黃公嶺零陵縣屬十里孟家山早食十里畫眉塘

十里接履橋十里燕子鋪二十里永州府附郭零陵縣謁柳子厚祠有詩云真

為地幸涪溪配能敵公文夢得詩邑令屬書刻為楹帖湘水出靈川興安二縣

境東北流逕永州會瀟水為瀟湘

四日行二十里黃田鋪四十里東鄉橋早食三十里黃沙河入廣西境全州屬

陸武園粵西偶記任廣西離全州城數十里有赤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

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如寄生草赤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

人手植。有梯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余至適赤蘭盛開。爲詩題黃沙灘。命嘉善唐石公畫赤蘭圖於其右。黃沙灘疑卽此處。事非臆造。惟稱楊延昭之夫人。則失之不經矣。又番萊奇蘭鋪詩。內有一松挺孤幹。奇蘭徑丈生其中。又云。以蘭名鋪數百載。按廣西通志。赤蘭鋪距州城四十里。途次見筒車一名水輪與錢唐江規製略異。凡高岸近水之田。惟車是賴。製如車輪。大則數倍。輪外連綴二尺許竹筒數十。剗其中以受水。置車於灘之急流。輪被水激。則轉轂如飛。以車運水。以水灌田。人力不施而水不可勝川矣。較之桔槔龍骨。仍藉人力者。勞逸迥別。農功之利溥哉。惟土人每於平衍處。輦碎石堆積。以遏水湍流。迅疾如灘。如磯舟最難上。有牽挽之勞耳。

五日行四十里。沙千凹。三十里全州道。旁一碑題曰馨泉。宋人曾仲實書。遊湘山寺。嶠西一大禪林也。拜壽佛寂照大師。師于唐嗣聖間出家。得道後屢著靈異。五代石晉時。楚藩馬希範請升縣爲州。以師故額之曰全。宋咸通間。涅槃以塔葬焉。明萬曆丙戌二月八日。塔忽放光。有金字金鯉綠龜白蛇之異。三更塔

內自焚佛身皮膚俱化。止存齒骨。蓋以轉大法輪。宣示四衆也。蘄州李同春。官廣西都闕。有異夢。解囊購奇香。重塑佛身。以齒骨納入。

六日行二十里。脚山鋪三十里。咸水宿。距咸水數里。見道旁碑。題曰百里松陰。鄭湛若赤雅云。自桂城北至全湘七百里。夾道皆長松。秦人置郡時所植。少有關折。必補益之。龍拏鳳時。四時風雲月露。任景任怪。色色絕倫。又廣西舊志。明魯鐸題全州引路松詩。國初章太守。手澤尙如故。道旁十萬松。箇箇甘棠樹。又王侗五古詩註。夾道松柏千株。前守章復所植。又聽雨軒雜記。自稱清涼道人。乾隆間人。

全州山行。見夾道古松。幾二百里。惟全州興安之交。一株大蔭數畝。赤蘭千百叢生其上。爲最奇。稽之志乘。蓋俱北宋時所植。舊制每株以一戶守之。免其徭役。官四季較其苑枯。以爲賞罰。勝國以來。咸遵之。故能存留至今。計年已歷八百餘。此松屢見記載。由來已久。余習聞之。今行全州道上。意謂肩輿中聞謾謾濤聲。可以滌塵襟。驅酷暑也。及憑軾四顧。率皆稚松。且散漫不相連屬。今昔不同如此。物之興廢。視乎人。倘後之官此者。培護而修補之。使召伯之棠。不至作

龍鱗之化。則庶幾其可耳。

七日行四十里。缸瓦鋪一路看山。衡州以北多土。衡州以南土中戴石。至此則純石矣。二十五里興安縣宿。日間周視秦時所鑿靈渠。渠置斗或作陡門三十有六。可容一巨舟。舟入斗以竹篔障水。水滿放舟。魚貫而進。大水時三十六斗。兩日可達。夫以逆流之水。挽而升之於最高之渠。其事甚巧。而其工甚難。此渠上通兩粵。下達江漢。田畝之灌輸。商賈之出入。星軺驛使之往來。至今無稟盪之憂者。胥一渠是賴。監祿肇始之功。既不可泯。繼此修復者。補偏救弊。亦代不乏人。百世祀之不爲過。余謂靈渠乃粵西一要務。舉廢修墜。以俟來者。故備書於此。

八日行十七里。過嚴關。關爲楚粵咽喉。兩山壁立。鳥道微通。一夫當關。最爲險要。爲當年宿兵重地。二十里秦城。秦始皇築之以限越。發卒戍五嶺之地。卽此聞自此而南。則少雪多瘴矣。十五里大融江。七里小融江。一路百嶂千峰。龍嵒奇麗。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引人入勝。當從此始。二十五里靈川縣宿。

九日行二十里。甘棠渡。渡爲入省通衢。行人絡繹。浮梁跨水。紅欄四圍。青嶂碧波。映帶如畫。命名之義。其前人官此者遺愛乎。昔范石湖自粵移蜀。帥過此。有心勞政拙無遺愛。慚向甘棠驛裏來之句。石湖在粵三年多善政。而謙抑若此。余景仰鄉賢。無能爲役。輿中口占一絕。以紀宦跡而已。三十里抵桂林。粵山之奇。前人論之甚詳。愛憎亦不一。余既不學楊遽之愛。亦不效王鞏之憎。登眺所及。一山當贈一詩。余友顏朗如爲王椒畦先生高足。荆關妙手也。暇日當乞畫二圖。一如香山藏詩于東林諸寺。擇桂林一寺貯之。一如石湖繪粵山真形圖。攜歸故里。以詫戚友。亦爲邊徼增一故事也。

十日受事。

游雁蕩山記

毘陵周清原蓉湖著

浙東濱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
及雁宕。謝康樂守永嘉。闢奇境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豈山
川闢闢顯晦。亦各有時數歟。將其地險辟。雖以康樂之好奇。不能至耶。天台上
應垣宿。因山以名郡縣。信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
不能往。比自召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荆樂清戍也。去縣治
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月十二日。抵大荆。訪
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便得一游。且到縣仍兩日耳。夫余以使至觀。游非
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廻車裏足。豈人情哉。翌日。遂賣糧以行。賓客
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憲事僕役。凡三五輩。其簿書行李。皆遺自官道去。通計
入山者十有四人。大荆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堠。海潮嚙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
極佳。濱海諸郡山。皆歷歷可指。客先有振衣欲往者。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

老僧巖者。雁山門戶也。去大荆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眉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亘蕩下。遠望之。儼若跌坐狀。行益近。雲氣稍薄。比至岩下。巍然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峯。自此林木翳翳。岬石嶄削。徑紆壑邃。漸入佳境矣。

聞天台有石梁焉。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搖心悸。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留女蘿雜綴其上。略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擊之勢。亦一奇境也。願余聞天台石梁。高駕絕頂。重以瀑布增勝。而此獨偃蹇岩下。想當小遜耳。洞下南出百里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爲雁宕東外谷。

踰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石乃盡立。蓋別有天地矣。嶺下有大澗。度危石。至澗南。望澗水。上源夾岸。樹皆蒼翠一色。山從蒼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如築馳道。如重城。睥睨其群峰。如劍如槩。如華表。如竹抽籜。如靈芝。如獸伏。如鳥整翮。如人立。或坐。如合掌。奇幻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峯下。行里許。得古

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爲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髣髴人間大廳事。泉從石縫下滴。灑事中如壓小槽。如消雪。洞外青天一片。下廣上銳。空明翠滴。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苾芻之饌。緩步出舊路。憩菱筍峯下。客臥石攤飯。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峯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啓藏。頗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墻。墻下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堦前列藥爐。茶臼。架上多名人手蹟。皆題咏。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法兀坐斗室中。檢點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靈岩佳處。余問何如靈峰。僧笑曰。過之。賓客繼至。咸請行。興致躍躍起。遂拉僧去。

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比來靈巖。歎此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群峯益刻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眞色耳。寺基負石屏峯。峯高插天。左有峯曰展旗。右有峯曰

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爲玉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爲僧拜石。頗肖。余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峯。爲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峯。獨秀卓筆兩峰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峯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日起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日晡。至馬鞍嶺。啓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旣度嶺。急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爲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潺。遙見一峯聳出。嶮呀其端。却是剪刀峯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仰視石巖。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岩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噲咤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聲颼颼。吹雨過隔潭。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岩下。諦視則岩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瓶。立未定。鬚髮已盡濕。賓客皆大笑。爲水聲所抑。不聞也。谷中多石。葛

瀟。着。水。尤。鮮。潔。可。愛。詎。那。庵。瑞。鹿。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岩。卓。筆。峰。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

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碗。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卽。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厨。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巔。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爲。嚮。道。凌。轢。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觀。則。削。若。堵。牆。寺。中。炊。烟。一。縷。從。牆。脚。出。寺。後。樹。百。尺。皆。負。牆。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填。積。不。可。辨。遙。見。寺。僧。直。下。如。履。平。地。膽。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惴。然。如。履。春。冰。攀。附。藤。藟。蟬。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于。不。及。持。而。成。于。多。畏。故。馳。康。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巖。時。時。如。行。此。嶺。當。無。患。顛。蹶。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靈。岩。絕。頂。有。大。湖。雁。過。南。海。常。栖。止。其。中。故。名。雁。蕩。雁。蕩。水。流。出。谷。爲。大。龍。湫。蓋。不。可。至。矣。

晨。起。就。路。破。暈。出。行。踏。霜。葉。簌。簌。有。聲。二。里。許。至。能。仁。寺。亦。久。廢。大。鑊。容。數。百。

斛置榛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爲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蕩東谷。自靈岩以西。爲雁蕩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宕山止此。

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峯。之得名者一百有二。適所得十僅四五也。客以未能悉至。多怏怏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澤。真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奧區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峯。一百有二峯者。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更勝靈岩之峯。靈峯之洞。龍湫之水者。康樂旣不能得之于昔。豈後人遂能盡之于今耶。夫至人不膠物。而與世推移。吾曹過此。暫也可遊。則游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棄政事。冥蒐緝險。以求盡茲山之勝。則放情遺世者之爲。亦非士君子之所尙也。是日過窰嶼。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橫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騰蔓延。率皆盡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潮。初至時。猶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岩下。澎湃震撼。崖石俱動。天風吹衣裳蕭蕭然。客

相顧歎奇絕。使昨日登大荆西山。不知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簿書行李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雅謔

浮白齋主人述

眼熱

王文成初封新建伯。某公心艷之。適王戴冕入朝。有帛蔽耳。笑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背後眼

陳音入朝。誤置冠纓于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一人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千字文解元

浙中馮景貞。係解元。及登進士。同年梁見龍。沈銘縝。沈何山。俱浙人。二沈同胞。形皆短矮。梁形最長。偶四公聚談。沈謂梁曰。兄這樣長。分做兩段。却是兩個進士。梁答曰。兩兄這樣短。須接起纔算一個進士。馮因謔梁曰。年兄罔談彼短。驀恃已長。梁又答馮曰。近來秀才。只讀熟千字文一本。便中箇解元了。相與大笑。

癩棗敬客

博士王少湖道學自命。一客造謁。其家人以棗充茶果。棗乾而癩。主叱曰。癩棗待客。殊爲不敬。客曰。正是敬。王駭問之。答曰。不敬。何以別癩乎。

廁屋

蜀中吳坤齋好譔。因鄰人構新屋。往賀之。嘆曰。這房做得妙。廟主人曰。只可作公廁屋耳。吳曰。何出此言。主曰。不是廁屋。何爲公。一入門便放屁。

僧哥

昔一僧在坡公座中。見小兒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用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羊狗馬牛之類是也。僧大慙。

過手酸

桃源張斗橋入試。竟寫名家舊文一篇。遭文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文因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見之。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再稱壽。亦罵曰。酸酒。季妻曰。這

酒是伯姆處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酸。

慚惶

東坡內召禮郎。途遇舊獄官。甚有慚惶之色。坡戲曰：昔有毒蛇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訴曰：某有黃可治病。已活數人矣。遂得免。又一牛觸殺人。法亦當死。牛訴曰：某亦有黃可治病。已活數人矣。亦得免。獄吏又牽一人至曰：爾常殺人。今當填命。其人倉卒亦言有黃。冥官大怒曰：蛇黃牛黃皆入藥。汝爲人黃。有何說。其人窘甚。乃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得丈人力

有以岳丈之力。得中魁選者。或作語嘲之曰：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先報子張第十九人。曰：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人。曰：他粗人也。中得高。全憑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人。曰：此聖門高足。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第五人。駭曰：此子平日不見怎的。如何倒中正魁。或曰：全得他丈人之力量。

金眼睛

党進命畫工寫眞。寫成大怒。責工曰。前日見你畫大蟲。尙用金箔貼眼。偏我消不得一雙金眼睛乎。

煮熟狗

狄仁傑戲郎官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乃犬傍火耳。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帝怕妬婦

房夫人性妬悍。玄齡懼之。不敢置一妾。太宗命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定制。帝將有美女之賜。夫人執意不廻。帝遣斟卮酒以恐之曰。若然是抗旨矣。當飲于醜。夫人一舉而盡。略無留難。帝曰。我見尙怕。何況于玄齡。

懼內都統

唐中令王鐸甚懼內。因黃巢兵近。爲都統以鎮渚宮。止姬妾相隨。其內未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駭謂從事曰。巢賊漸近南來。夫人又悻悻自北至。且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巢。公亦大笑。

三教論衡

優人李可及。因延慶節。繙黃講誦畢。次及優戲。李乃褰衣博帶。升堂而坐。自稱三教論衡。上問曰。既通三教。釋迦是何人。曰。婦人也。金剛經云。趺坐而坐。有夫有兒。非婦人而何。又問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道德經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聖何人。曰。亦婦人也。論語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非婦人何。爲待嫁。上大悅。厚賜之。

不辭小官

婁東一士。讀書至柳下惠。坐懷不亂。嘆曰。操守如此。其自好可知矣。一友從旁戲曰。人之所好各不同。曷觀孟子之論惠曰。不辭小官。則其所好在此乎。在彼乎。十聞之愕然。既而兩相拍掌以笑。

母哭子

有一婦人。青衫紅裙。口裡哭着親親。問他哭着何人。婦答曰。他爺是我爺女婿。我爺是他爺丈人。

筆如刀

長洲刻工馬如龍。與錢塘傭書郭天民同聚。馬老郭幼。郭不讓。竟與爭坐。馬曰。乳臭兒。敢與我抗耶。我聞刀筆吏。抑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賊老賊。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馬語塞。竟讓郭坐。

黃雀拆螭

東坡赴鄰人小集。盤中有黃雀四枚。一人連啖其三。僅存其一。遜公公笑曰。再請。省得黃雀拆了螭。

不知音

一琴師于市中操琴。人以爲琵琶月琴之類。環堵而聽。旣而琴聲冲淡。聞之不憚。以次散去。獨一人不去。師問曰。爾知音乎。其人答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物。然則無一人知琴者矣。

鷄有七德

倪雲林訪友。見其家蓄鷄甚多。殊無饗客意。乃指鷄曰。此禽有七德。君聞否。主

曰但聞鷄有五德。那有七德。倪笑曰。君若捨得。我亦吃得。這是二德。豈非七德。
宜看素問
一相國門下醫生極稱其子之博古。且曰。小兒不屑讀韓柳歐蘇。日看秦漢文
耳。相公曰。秦漢前還有一書更古。宜看醫問何書。答曰。皇帝素問。

換魚字

李章赴鄰家小集。主人素吝。既進饌。主前一魚。特大于衆客者。章從旁見之。卽
請于主曰。每見人寫蘇字。其魚字或在左。或在右。何也。主曰。古人作字。不拘一
體。從便移易耳。章卽引手取主前魚示衆曰。從主命。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
移過右邊。一座爲之噴飯。

茶官

會稽朱某。目不識丁。素販茶。以羨金鬻官。俗呼爲茶官。一日于姻家遇文人。印
証今古。談及宣尼。乃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子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
一美婦人。予聞久矣。偶于夏月納涼。忽然雲翳。乃曰。頃必有大風。或詰之曰。夏

雲多奇風。聞者腸幾笑斷。

出門不認貨

有一人素不度理。道聽而塗說。張白灘故戲之曰。近聞三閣老。爭論朝政。因而攘臂。皇上命九卿六郡等官。置酒和釋。此人以爲真。遽造沈鳳峯處備述焉。沈不信。卽遣使同往訊張。大笑曰。我出門不認貨矣。

背魅逃

一通判不諳文理。妄引律斷獄。有僧命徒磨麥麩。徒持麩而走他所。僧執而送于判。斷曰。這僧該問徒罪。徒辨曰。罪不至此。判曰。你不合背魅。夫逃走耳。

兩條梁

支元獻罄產以構高堂。堂成而養贍乏。適竇諫議過曰。堂甚好。只欠兩條梁。或問其故。答曰。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貪癡

王祚致仕家居。呼一瞽者問壽。歷舉八十九十以至百歲。皆云未也。此壽星命。

最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祚喜甚。令更推中間莫有疾厄否。瞽者細數至百二十歲時。曰。祇此年流星欠利。祚便驚愕。瞽者曰。無傷也。微苦臟腑。尋便安耳。祚回顧子孫侍立者。曰。爾輩切記此年莫着我喫冷湯水。

呆子

吳中有呆子年三十。倚父爲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呆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

呆夫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頗相愛。產後。婦母來探望。年老矣。及母告去。陶急遣婦。婦請其故。陶曰。頃見爾母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相遣耳。

呆舉人

越中一士中舉。卽于省中娶妾。同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於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扁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仍付彼處。

呆刺史

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視事。徵發文符。俱于小牕接入。及報賊登壘。乃鎖州宅門。身入櫃中。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慎勿與。

呆縣丞

長洲縣丞馬信山東人。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裏。上官怒叱之曰。真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裏。

呆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爲非火卽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令曰。十月間安得有桑。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此後每夜欲出。其妻必給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多疑

倪元鎮于女色。少所當意。一日戀金陵趙歌姬。留宿別業。心疑不潔。使之浴。既

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戶。復使浴。凡再四。東方已白。不復作巫山之夢矣。

好奇

江西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亭曰亭亭。軒曰軒軒。陳越至江。西蕭邀飲。遍歷亭軒。以觀其匾。心已訝之。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洞。蕭爲不悅。

夢糊塗

唐張利涉。晝寢驚覺。忽入州。叩刺史鄧惲。泣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惲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方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

我亦可爲。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被毆不言

迂公遭酒人于道。見毆。但又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公何意。曰。偷斃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遇偷兒

鄉居有偷兒。夜瞰迂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併棄其所竊來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每夜歸。門庭晏然。必蹙額曰。何無賊。

妄評文

迂公讀書未識字。每附會知文。見制義。輒胡亂甲乙之。謂人曰。凡文章以趣勝。須作得有趣。纔有趣。若作得無趣。便無趣矣。

狗病目

迂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下。迂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告醫。

醫故調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然，何止敗君裳？公退思吠主小事，暮夜無以司。傲乃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剗馬肝

有客語馬肝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迂公遼聞之，發辨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剗其肝。馬立斃。公擲刀歎曰：信哉毒也！去之尚不可活，况留肝乎？

醉嘔

迂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闈人呵之曰：何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睨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已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借衣

雨中借人衣着之出，道薄失足，損一臂。衣亦污。從者掖公起，爲之摩痛。迂公止。

之曰。汝第取水來。滌吾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討。

宋箋

迂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卿善書畫者。至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某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修屋漏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牀。卒無乾處。妻兒交訴。迂公急呼匠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歎曰。命劣之人。纔葺屋。便無雨。豈不白折了工費也。

矮坐頭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迂公每坐。必取瓦片支其四足。後不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驚潮

海上每遇八月潮聲夜吼。震撼城市。至正間。有達魯不花者。初至。聞此夜不敢臥。因呼門者問之。門者從睡中失荅曰。潮湧上來也。不花驚趨入內。呼其妻曰。本冀做官榮耀。不意今夕共作水鬼。合門號慟。外巡更夫聞哭。以爲有變。傳報正佐。諸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不花恐水湧入。堅閉不納。同僚破扉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實。忍笑而散。

性恍惚

陳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友。從者不聞。反引轡歸舍。師召謂至友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覩壁間畫。曰我家物緣。何掛此。既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僮曰。故是家。師召始悟。

睡丞

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座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尙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張東海作睡丞記。

雙陸

潘彥好雙陸。生平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手抱局。口銜骰子。飄泊二日夜。方抵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不怕鬼

嘉靖中。錫人王富。張祥。俱有膽。素不怕鬼。夏日同飲溪上。日將晡。玉曰。隔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汝能乘流而過。出其屍于棺外乎。張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爾。當輸臘釀一瓮。吾先取來。等汝。俄日沒。張遂過溪。見棺已離蓋。方疑之。忽棺中出兩手。抱張頸。張懼。而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賭勝。明日當奠而埋汝。言畢。抱益急。張大叫。聲漸微。溪傍人家聞聲。羣持火來照。抱張頸者。乃王也。蓋詭言取酒。從他處先渡。出屍而伏棺中耳。時方大瘟。二子竟無疾。皆由膽之壯也。

備書

唐子畏舟經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肩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丫鬟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因逗遛。請爲備書。改名華安。華寵任謀。爲擇婦。因得此。

婢名桂花。居數日爲巫臣之逃華。遍索之。不得久之。華偶至閭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繙閱。極類安。私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啓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酒復數行。唐導入後堂。呼諸婢。擁新娘出拜。華愕然。唐因携女近華。曰。公向言某似華安。不識桂花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石學士

石曼卿爲通判海州。于廨後置一菴。名曰捫蝨菴。劉潛訪之。曼卿與之痛飲。其間中夜酒欲竭。願甕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或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或飲于木杪。謂之巢飲。或取藁束之。引首出飲。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後爲學士。醉而墮馬。戲曰。賴我爲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東坡肉

陸宅之善謔。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或問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

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

夜殺豬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司錄廳。卽殺之。吏白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浴狗日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六月六爲浴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謂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于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洗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吊喪

宥子居喪不哀。楊南峯特製寬巾往弔。旣下拜。巾脫落。滾入座下。楊卽以首伸入穿之。而遽出。幕中闕然一笑。此子遂蒙不孝聲。

朱搭戶

朱達悟善鬪席。亦善謔。里中呼爲朱搭戶。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方解纜。

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預知背己。藏舟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卽席。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盍一登。衆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暝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衆乃先發。朱從間道疾歸。乃濡其衣履。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沉於湖。余偶得漁者援焉。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駭

崑山孫默齋乃孫。性駭。已破家盡矣。惟剩兩坐杌。一日見攜鼈過者。欲買而無錢。以一杌與換之。其人將杌售鄰家。得米二斗。鄰家意欲成對。令其人復以鼈往。挽孫頓足曰。何不早來。果尙剩一杌。適已劈碎作薪。煮鼈矣。

誤語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媳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人見而笑。公曰。何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媳入京。公適臥疾。呼之牀前。而以手拍枕曰。老年頭具風速。買一帕寄回。明日登程。諸親畢會。忽又呼媳曰。勿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

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專愚

王皓性迂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平日蒙霜。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遍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依然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尙在。

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爲石韃子。善譎多智。嘗因倦步至邸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牕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牕刺繡。石乃襲僧衣帽。開牕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鬪。僧茫然莫辯。亟去。而石安處焉。

公座糞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虐。夜半于公座糞焉。植小竹枝爲紙旗。而書已名。司成晨出。登座旗折。舉火視之。污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流涕稱冤曰。誰中傷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某作此事。而自標求責者乎。司成以

爲有理。竟不之罪。

偷帽

翟永齡常州人。初入泮宮。師長日以五更升堂講課。同輩苦之。永齡因伏短牆下伺其走過。疾取其帽。置土地神頭。師遍覓得之。以爲怪。大懼不復蚤行。

止母念佛

翟母皈心釋氏。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爲母呼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爲少止。

大小姨

薛簡肅公有三女。長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喪。偶復續其幼女。故拱辰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適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曰。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不悅。思報之。一日三人相會。原父曰。昔有老學究訓蒙童。誦毛詩至委蛇委蛇。

教之曰。蛇字讀作姨字。切記。明日蒙童看乞兒弄蛇。飯後到館。學究責曰。何晏也。童曰。適塗中有弄姨者。與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遲遲。歐公不覺噱然。

祀真武

賈秋壑宴客。庖人進鼈。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鼈似真武。案下鼈。故不食。盤中復有甘蔗。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滿座大笑。

呼如周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汝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中官性陰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叱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怒而佯應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驚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歎服。

贈卵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於掌心書一卵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卵原非卵。如卯不是卯。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

射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好奇。日有就食者。佯作一謎粘門云。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谷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吞。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喫。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葉仲子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從丙矢矣。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

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哄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哄堂。」

王一屁古

有王生行一者，美甚。人多嬖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顏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也。分合言之，乃王一屁古四字。」

誘出戶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狼騙

袁元峰閣老與郭東野同朝。郭戲袁曰：「今日東門報一狼定入，西門又報一狼。」

走人。已知皆是狼。然則猿亦似狼乎。袁曰。今日有人索題。居廂者。予問居在何處。曰在郭東野外。因題之曰。郭東野廬。

侍郎謔

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于謙爲兵尙書。俞士悅爲刑尙書。刑侍郎戲謂兵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兵侍郎卽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非少司賊乎。

駙馬侍狗

崔副使允。乃附馬元之弟。初登甲時。偕同年王侍郎之子寅。修謁王之鄉前一輩。其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駙馬弟也。乃兄駙馬。此爲駙馬。崔荅曰。此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爲侍狗。

洗馬

劉定之陞洗馬。朝遇少司馬王偉。戲之曰。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笑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

增廣簡討

內鄉縣李菱。字子田。官翰林簡討。其弟名廕。字襲美。久滯增廣生。菱遺書廕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廕答書曰。爾今日簡討。明日簡討。不知簡得甚麼。討得甚麼。

禿字

包山寺在蘇州太湖僧天靈者。博學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禿驢禿字如何寫。僧應聲曰。把秀才的秀字屁股。畧灣灣掉轉就是。

張好兒

吳妓張好兒。婉麗而貌美。已中年矣。一日為人携遊。座有杜姓者。素無賴。借太醫院籍。入賞為吏目。見而諛曰。他老便老。也是箇小娘。張即應曰。你小便小也。是箇老爹。眾皆鼓掌。

東坡佛印

東坡為佛印題小像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搨醬。一日佛印亦與東坡題

真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相與大笑。

王皮

青州東門皮匠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謀爲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
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
俱不覺其義。後徐思蘭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演琵琶記

閩中蔡大司馬經。本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讌。看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
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
如何與蔡家上墳。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忽大笑。有司奏不
敬。朔免冠云。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果如陛下
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亦大笑。

紅米飯

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飯。一腐儒以為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紅喜色也。友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

捨命陪君子

李西涯在翰林時。一日陪郡侯席。過飲大觥。醉而言曰。治生今日捨命陪君子矣。郡侯笑曰。學生也不是君子。老先生不要輕生。

斬閣老子

丹徒斬閣老有子。不肖。而其子之子却又登第。閣老每督責之。即應曰。翁父不如我父。翁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閣老大笑而止。

避生辰

蜀中安給事馨。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白。聞一老鼠避一瓶中。猫捕之不得。以鬚略鼠。鼠因噴嚏。猫在外呼曰。千歲鼠。鼠曰。汝豈真為我壽。誘我出。欲嚼我耳。安遂出。

岳母房事

有奉秦水之命以房典銀。既成交。而房價未足。婿爲東以促曰。岳母房事至緊。至緊。早晚望公一處。以救其急。

倖童新婚

張伯起。有倖童乍娶。容顏消瘦。乃作詩以嘲之曰。箇樣新郎忒煞姓。看看面上肉無多。思量家公眞難做。不如依舊做家婆。

咏屁

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咏洩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是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用舊詩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卽嫁。被訟於官。浼金編修爲居間。臨審時。金佯問問官云。此輩何事。官曰。丈夫身死未終七。嫁與對門王賣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杆。春色惱人眠不得。官笑而從末減。

僧誦經

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焉用誦此。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死後佳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我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男生子

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

鍛工屠宰

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有屠宰號一峯子。善譴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割牲。信多能哉。傳者無不絕倒。

相婆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小民家避之。老嫗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嫗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農水

石曼卿在中書堂。一宰相曰。取宣水來。石問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蘇意

一座中有麻城人臉麻者。與蘇州人遜坐。麻城人曰。照蘇意。蘇坐可也。蘇州人曰。照麻意。麻坐可也。相視不覺失笑。

假紗帽

有帶假紗帽赴新親宴者。踞坐首席。適演玉簪記。唱禪機圓妙句。丑發科嘲云。若田雞帶了圓帽。蝦蟆也戴得紗帽了。一坐稱快。

紅蜻蜓

吳門有百戶衣紅袍赴親宴。坐客厭之。囑優人鐵爆杖者。咲之。適演考試事。出對云。紙灰飛作白蝴蝶。還對云。百戶變了紅蜻蜓。

王和尚

蘇州有王和尚。富而還俗。赴優酌。適扮起課先生破衣上。人問曰。起課甚靈。何以一貧如是。曰。被古人說絕了。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王竟逃席去。

出入狗竇

張吳興聰穎不凡。年八歲。虧齒。先達戲之曰。子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耳。

詹蘇謔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裏詹爺。即曰。曠之在前。詹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

琵琶結果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村人獻枇杷果。帖書琵琶字。相與大咲。某令君續至。兩人咲容尙在面。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卽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簾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

吝東家

一人延師供饌甚薄。無不省儉。偶因天雨地滑。館童傾跌。杯盤損壞。主恨責之。只推地滑。主曰。汝能寫滑字。免打童。童曰。滑字上面一星星。中間一點點。底下藕批樣。大骨在旁邊。主聞大覺赧顏。

溺愛不明

洞庭陸通明與吳生修通家誼。陸內人臨產。吳訊之曰。曾弄璋未。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曰。兄極明。獨這事欠通。陸曰。何謂。吳曰。溺愛者不明。兩相絕倒。

犁牛子

人有子得第。三報捷。或嘲之曰。令郎駢且角如此。其人咲曰。果得小兒駢且角。

老夫情願做犁牛。

車椏

太倉鎮民橋有周車椏者。其子入泮應試。被人僞報中試。王元美呼童問曰。外面人報誰。僕答曰。人說報了周家。元美曰。若是他中了。一椏不車。若是不中。直車到底。

帶枷和尙

一僧犯罪。枷號縣前。央鄉官說方便。與縣令叙情而別。送至門首。問曰。和尙是出家人。怎麼帶了枷。縣令曰。他本是無髮的。如今犯了法。

好睡

一人好睡。或戲曰。宰予晝寢。怎麼解。對曰。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日午也。寢者睡也。統而言之。便是殺我。必要日午時睡一覺也。

無鬚侍郎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佑。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拜爲乾兒。一日問佑曰。侍郎

爾何無鬚。佑云。爹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恨盧郎

盧公暮年喪妻。續絃祝氏。甚少艾。然視以非偶。每日攢眉。盧問汝得非恨我年大耶。曰非也。抑或恨我官卑耶。曰非也。盧曰。然則爲何。祝曰。不恨盧郎年紀大。不恨盧郎官職卑。只恨妾身生太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犬牛姓

人有姓尤者。姓于者。各誇所姓之美。姓于者曰。于固人之姓。爾之姓乃犬牛也。不觀孟子曰。犬之姓尤。牛之姓尤。人之姓于。

藥名

子瞻與姜潛字至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紫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姜制之。

公猴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衆謂之曰。汝能使三位閣老啖乎。對曰。我一入就令啖也。一日被喚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列女傳。三公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卽應聲曰。我道是三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三公曰。母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母狗。三位老爹公猴也。

賊道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詠。解書賊賊。道士愕然。續云。有影無形。拿不得。只因偷却呂僊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門子

令尹有所懼門子。忽見一吏與密語。令有醋意。吏心慌曰。渠是吏表弟。語家事耳。令卽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吏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賜之以酒。

方相侄

唐有姓方者。好矜門第。但方姓貴人。必認之爲族屬。知識疾之。乃謂曰。豐邑

名坊

造凶器。方相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問者笑曰。既是方相侄兒。只堪嚇鬼。

小黃竅嘴

吳中黃秀才相掀唇。人呼爲小黃竅嘴。讀書寺中。一僧進麵。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戲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麵盪換忒也。僧應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七。蓋隱小黃竅嘴也。黃亦絕倒。

牛何之

翟永齡久不至學。師怒。罰作文。命題曰牛何之。翟操筆立就。大結語云。按何之二字。兩見于孟子。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不死酒

漢武帝時。有貢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殺之。朔曰。臣所飲。不死酒也。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死亦不驗。帝笑而赦之。

迂腐

李戴仁性迂腐。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而處私約。有興則見。忽一夕。小豎報云。院君扣戶欲見。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傳語院君。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閻慙而退。

鄰僧夜話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闕。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韓信主考

宋壬戌科。秦檜之子熹。姪昌齡。一榜登第。時人憤恨。追問今歲知貢舉爲誰。一士答曰。是韓信。人爭辨其非。士笑曰。若主考非韓信。如何乃取三秦。

通文縣丞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尊深情厚。

貌如何得瘦。一日重刑鞫盜。哀呼殊苦。丞從旁撫掌。笑令曰。惡人自有惡人磨。又侍令飲。而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令修後堂。頗華。丞曰。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爲極品。欲置一妾而不能。其宅後圃中有三畏堂。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公深以爲恨。

六百羊

潘滄浪滑稽之魁。邂逅一客姓陸。字伯陽。乃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罕希。

雌雞

或問丈人殺雞以請子路。不知是雄的。雌的。答曰。是雌的不然。何爲見其二子焉。

神仙難做

時俗賄賂公行。上下沿習。一人作呂純陽狀。杖頭挑錢百文。衆小兒牽衣乞錢。卽與一文。行未一步。又一兒牽袂以乞。又與一文。纔移足。兒又乞錢。如是者三四不止。純陽撫掌嘆曰。步步要錢。教我神仙也難做。

書誤

眞州王孝廉名道新。將訪一客。令家僮寫帖。誤書新爲親。王怒責之。時一友在坐。謔曰。豈干他誤。程子曰。親當作新。先儒已有此語矣。王怒頓釋。

泥其家人

豐南禹吏部素簡放。家居。性益僻錯。其友人葉藜者。遣人致書。語有忤其意者。令僕泥其家人之面。坐客駭而問之。豐曰。書不云。其葉藜藜。宜其家人乎。

捉狗同知

郡二守杜公。每出見狗。卽擒其家坐罪。故民間無畜狗者。及杜去。民謠云。杜同知去。苟完矣。

不知令

飲酒行令。座客有茫然者。一友戲曰。不知令。無以爲君子也。其人怒曰。不知命。何爲改作令字。友答曰。中庸註曰。命猶令也。一座絕倒。

不養子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同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之曰。爾沒力量。兒子養不出一個。看我這等子孫多。同儕荅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

園外狼

石中立爲員外。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同列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吾儕反不及此。石曰。然。吾儕官。皆員外郎。敢比園內獅子乎。衆大笑。

糊塗入選

時朝政紊亂。闈宦弄權。有秉筆監阿丑者。目不識丁。妄作威福。一日謁吏部大堂。正值考選唱名。選一人姓熊。名公論。丑卽搖手曰。公論如今正難容。再選一人姓邢。名道學。丑又蹙額曰。道學如今也行不通。又取一人姓河。名圖。丑乃點頭曰。糊塗如今到去得。

上下譬

王元美宴客。偶洩一庇。衆暗笑不止。王卽設一命。要四書中譬字三句。王云能近取譬。衆舉譬如北辰。譬如掘井等句。皆以不如式而罰。衆皆不服。王曰。我譬在下。公等譬何在上。

僧多一頭

祝京兆赴宴。有一僧在座。善飲。祝卽行一古令。曰。補不足。慶有餘。行不足曰。僧飲及行有餘。亦曰僧飲。令完而僧醉矣。座客駭問其故。祝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耳。衆皆拍掌。

雅諍終